

# 春风大雅能容物

## ——陈仲庚先生印象

魏剑美

人一生中打交道最多和受影响最深的,或许要首推老师了。

我有幸遇到过好些人品与学养让人敬仰的好老师。我的大学班主任陈仲庚老师,就是这样的。

陈仲庚老师当过三届班主任,都是三班。我们这届是91级3班,其时“南巡讲话”掀起滚滚商潮,一时间人心思“海”,但陈老师给我们的感觉永远是沉稳的,淡定的,有种寡言君子的庄严。鲁迅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一文中评价他的启蒙老师寿镜吾先生,用了一个词:“方正”。在我看来,这个词用在陈仲庚老师身上同样贴切。鲁迅文中与“方正”一词并列的是“质朴”和“博学”,陈老师的气场应该正得益于“质朴”和“博学”。“质朴”不必说,他的实在和诚恳有目共睹,印象中从没听闻他有任何形式的“花腔”。至于“博学”,当时或许并没清楚意识到,大学生总是更崇拜开口“后现代主义”闭口“萨义德说”的所谓学者,像陈老师这样“质朴”者的博学往往需要时间历练才能感悟得到——甚至直到成为湖南科技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,他的学术论文从标题到结论,都是明白如话的语言,没有任何的故弄玄虚。这丝毫不影响他表达真知灼见,譬如他重新评价阿Q的名文《唯恐其争——阿Q形象再认识》,标题就道破要害,让人过目不忘。近些年,陈仲庚老师的研究跨越现代文学、东西方文艺美学、区域文学与区域文化,又在舜文化研究领域开疆辟土,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舜文化研究专家之一,不可谓不“博学”,但这种“博学”依然没影响到他的“质朴”,这,大约就是鲁迅所说的“方正”了罢!

在一片“下海”声中,犹记得陈老师经常邮购书籍,一包一包的寄来,很多书名看着就让人敬畏,大不同于我们在图书馆看到的通行读本。那时候我很好奇:这些“无用”的书得占去陈老师多少工资?为什么他放着图书馆的书不借,却要自己掏钱购买?这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我,让我隐隐意识到,人无论穷富,至少在买书这件事情上是可以做到超然物外的。

也许是班主任的气质使然,相比中文系同年级另外三个班的活跃,我们班的同学就显得内敛很多。有时候两三个班在大教室合并上课,任课老师总是一眼就能判断出三班的学生坐哪一块。还有人晚自习打我们教室门口经过,不禁惊讶道:“大学里怎么招了一个复读班?”坐满了人的教室里鸦雀无声,这不是高中复读班才有的情景吗,怎么可能是以出诗人、疯子、酒鬼、政客和演说家闻名的大学中文系班级呢?

方欣来

离开工地往回走,抄的是近路,走了一段,路变得陡窄起来,像谁拿了条鞭子在山里挥舞。夕阳已挂在山顶,正缓慢地向天边退去。

周围静极了,拐过两个山头,望见一个养路工正弯腰在撒路沟里的石头,橘红色上衣绷得紧紧的,两条反光带反射出明亮的光芒。起初,他想把石头搬起来,石头太大了,他连试了几次没有成功。接着他换一种方法,想把石头滚到路下。他咬紧牙关使出全身力气,石头还是一动不动。他站在那里,不停地搓着糊满泥巴的双手,似乎还在想着如何对付这块石头。豆大的汗珠从他脸上滚落,从林子里钻出来的风吹乱了他本就蓬乱的头发。

车到这个养路工身边时,我示意同事把车停下。我们下车和他打招呼,表示愿意帮他搭一把手。开始他不让,担心弄脏我们的衣服,见我们并不介意,又高兴得像个孩子似地笑起来。石头潮湿,两个男人加上我一个女人,费了好一阵工夫才把它滚到路下。见我们衣服和手上到处是泥巴,他觉得过意不去,满脸歉意地说,去我那儿洗洗吧。

我们跟着他转过一道弯,看到一个小院,三间平房,熟悉的公路标志贴在大门正上方。外墙没有粉刷,时间久了,红砖呈现出晦暗的颜色。他哐啷一声推开铁门,走到一棵

## 中非经贸博览会感赋

杨跃伟

芙蓉摇曳开,客人西南来。合作掀巨风,湘江碧流快。宝物迷人眼,闪亮大舞台。尼罗河水激,长江更澎湃。中非兄弟亲,牵手又抬爱。合作风正劲,列队排成排。线上线下载,造福福国。

## 许光达大将故居随感

赖明汉

将军麻第傲平川,春色融和促梦圆。四野苍茫山有脊,一河激荡浪无边。门迎草绿知风劲,窗映梅红带露妍。漫倚栏杆如铁铸,沧桑百代尚依然。



## 在路上

碗口粗的桂花树下,来,这里有水。洗干净,我去屋里转了一下,内墙也没粉刷,屋里空荡荡的,除了简单的锅碗瓢盆和一张老式床,再没看到别的东西。

从屋里出来,养路师傅端来了热茶。师傅并不健谈,往往是我问一句,他便答一句。师傅姓刘,已过不惑之年,祖父就是一名养路工,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。你一直住在这吗?是啊,我从18岁起,在这里住了30年了,只有过年过节才回去。

一杯茶喝完,我们起身告辞。刘师傅一再感谢,送我们出门。到门口时,我发现门边放单车的雨棚里挂着一样黑乎乎的东西,便随口问了句,这是什么?师傅呵呵一笑,这是我穿过的衣服。也许是这件衣服勾起了养路人的记忆,他好像突然变得健谈起来。

“我管着门前这8公里路,这一路都没有人家,我看着沙子路变成水泥路再到沥青路。因为货车多,路面容易坏,坏了要补沥青。补沥青要趁六月天的中午,温度越高越好,我们没有大型机械,就是一辆小推车,用柴火把沥青烧化。去年六

游和平

年后以来,好友几次三番邀请我往岳阳一行,说是一位叫“胡子哥”的朋友在那种植了很多山茶树,想和我一同去观赏一番,闻一闻现榨的茶油香,正好这个周末得闲,便应邀前行。

刚一到,热情的胡子哥便带着我们一起去往他的茶树林参观,他一边穿梭在茶树林之中,一边扭头和我们念叨:“这山的水土多好啊,荒荒了多可惜……你看,一棵成年茶树能满载百余斤鲜果……一斤茶油市值几十甚至百余元……”

伴随着胡子哥的念叨声,我顺着山间小径走进了油茶树林里。油茶树绿色的树叶随风舞着,虬劲的枝条柔韧有力,树与树之间枝条交错复杂,我从中走过,那些茶树的们会热情地拉扯着我的衣袖,像是要将我挽留在此,见证它们花开花谢、结出茶果之后才放我走,我一拂开它们热情的双臂,嘴里轻轻呢喃:“该再早些来,看看你们花开满山的模样,那应是会醉倒一整片山坡的美景……”

人沉醉在美好事物里的时候,时间总是飞逝而过,不经意间已是阳光斜斜,少了热气笼罩的茶树林更加温柔,那片绿原渐渐染上一层薄雾,随着挂聚了的太阳逐渐沉下去,远处的那些树也由绿色变成了黄色,想必银月高升还会笼罩一片月白吧。这些山茶树眷恋着这片土地,吸取着日月天地间的灵气,而后掀起十里喧腾的绿色波澜,至暗夜将尽,每一棵树又会踮起脚尖来遥望东方,再次企盼着晨曦……

在等待晚餐之际,我看着窗外那些沐浴在夕阳金黄色碎片中张牙舞爪的树儿,不由得忆起年少之时屋后那一一片山茶树了。在我的记忆里,关于那片山茶树的一切,都是清晰而深刻的。

每到秋季,寒露刚过,便是山茶籽采摘的季节,少时的我总是会踏着清晨的薄雾,穿行于一棵棵茶树之间,专注的眼神搜寻着树上每一个可能隐藏果实的地方,将那些娇羞地隐藏在林叶之间的小果儿小心摘下,放入背篓里,而后像个得胜还朝的将军,大步昂扬地将一大兜果儿递给父母。摘回来的茶籽果不能马上就晒,必须在家放上三五天,待茶壳将水分全部吸收,再在太阳下暴晒几天,茶壳就绝少有不开裂的。然后去壳取籽,将乌黑的茶籽晒干,就可以拿去油坊榨油了。老家的油坊是个土坯房子,斑驳的外墙上刷着宣传标语,有些已随着岁月的风沙一起掉落,早已看不清楚,为了更好地通风透气,土墙上开着两扇高而大的窗,使整个油坊敞亮得很,我就在油坊外等着,心急如焚却又甘之若饴,因为我知道,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有那金晃晃、香喷喷的茶油佐食了。在那贫瘠的年月里,这叫我如何不高兴呢!

一阵浓郁的茶油香味将我回忆中唤醒,原来是热情的胡子哥倒了一些自产的茶油在小茶杯里,递给了我,我连忙端起至鼻下闻了闻,沉醉在这茶油飘香之中……

# 湖湘走笔

陈惠芳

## 城头山,六千年的梦

常德那方,澧县那处  
六千年的梦,开了又落  
落了又开,延绵至今  
多少人,多少物,多少人物  
如走马灯

只有那一粒稻种  
还在发芽  
只有那一堵城墙  
依旧坚忍  
种稻人哺育了自己  
古城墙收藏了沧桑

你听得见石头磨制的声音吗  
那是最初的乐器  
奏响了生命的序曲  
你看得见种子拱土的身影吗  
那是最笨的主持  
拉开了历史的帷幕

入春了,夏蝉在鸣  
入夏了,秋收在望  
入秋了,冬雪在飘  
入冬了,春芽在萌  
如花似玉的城头山  
报以深厚的内心

## 虎形山上的花瑶

在巨石与天空之间  
在灰白与湛蓝之间  
一道花边  
闪烁了七年

虎形山上  
花瑶从未褪色  
一幅图片,被勘定之后  
婉拒了快递,以极慢的速度  
从故纸堆里,破壳

一碗一碗的拦门酒  
拦住了喉咙  
我跟着花瑶  
踏出高高低低的韵脚  
雾里看花,摇晃  
通天达地  
我是一枚黑色的钉子  
嵌入,黑得发亮

## 家门口的地铁站

公交在地上报站名  
地铁在地下报站名  
像念菜谱  
一个比一个,活活活色  
这些都是家常菜  
没有山珍海味

比如念茶子山  
像念辣椒炒肉  
比如念观沙岭  
像念水煮活鱼

4号地铁,经过我的家门口  
茶子山是我的头牌菜

我一直在途中  
在公交与地铁之间  
我不断地换乘  
尝试着人间的滋味

## 玩雪的孩子,长大了

没有一场雪是相似的  
没有一个孩子  
会长成雪花的样子  
八年前的一场雪  
不是落在地上  
而是落在相片上

这张相片  
在我的手上  
旋转出一片雪光

哦!这是我熟悉的荷花池  
大院内有一个亭子  
一个小小的水池  
下了很多年的雪  
亭子与水池消失之后

雪还在下

玩雪的孩子  
站起来,就长大了  
我一转身  
雪潇洒了几分  
也苍白了几分

## 老柳树,活得奇妙的寿星

有人告诉我  
这是一棵老柳树  
长在入寇罕至的河边  
千真万确

我不相信  
它应该是一道门,一条缝  
一个峡谷的通道  
类似于茶马古道或盐马古道

但它确实是  
一棵长在河边的老柳树  
所有的欲念被掏空之后  
一个树洞  
靠一张皮,活着  
活得干脆,活得干净

一个独居的寿星  
一个挂彩的寿星  
奇妙的色泽  
多么理想

## 端午,潇水边的艾叶与菖蒲

6年前,在潇水,在道县  
过端午,我看见满地的艾叶与菖蒲  
艾叶与菖蒲是双胞胎  
为端午而生

屈原投江,粽子接着投江  
龙舟不满,翘起千年的嘴唇  
小小的汨罗江,一下子就大了  
湘资沅澧,端午时段的江河  
都是汨罗江的支流

艾叶与菖蒲  
一年割倒一次,无血  
每一次都无血  
每一次都苦涩  
屈子的一缕清香  
苦涩地,飘出来

潇水边的女子,种稻  
种得比诗歌更金黄  
她们的笑容,比蓝墨水上游的几滴水  
更质朴  
艾叶与菖蒲  
席地而坐,比形形色色的脸谱和面具  
辨识度更高

